

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

市井卷

李国文 主编

主笔

贾平凹
赵丽宏
赵长天
谢美生
汪炎
左泥
沈嘉禄
沈善增
任学宝
罗洪
冯积岐
于炳坤

三秦出版社

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

市井卷

主编 李国文

主笔	贾平凹	赵丽宏	赵长天
	谢美生	汪炎	左泥
	沈嘉禄	沈善增	仇学宝

三秦出版社

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
市井卷

主 编 李国文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3号楼
电 话 (029) 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安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625
字 数 294千字
版 次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142—8/I·38
定 价 19.00元

序

——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文学对话

陈忠实

一些研究家认为，以入世的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中国叙事文学史传体压倒以虚构、想象为特征的小说创作的偏狭，说白了就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不够发达，晚生、幼稚等等。我缺乏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也缺乏对世界范围内各个民族小说发展史的对比性研究，不便妄加臧否。而从创作和阅读的一般规律和常识性方面判断，史传体叙述，如《史记》等，未必就没有虚构和想象，未必就是历史生活的记录，尤其在人物语言和生活细节方面，否则鲁迅就不会在称颂《史记》为“史家之绝唱”的同时，又称其为“无韵之离骚”，就不会既是史学之经典，又是文学的经典。然而正宗的虚构小说的发轫成形，是从“唐传奇”开始，经过漫长的发育过程，终于形成了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两个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高峰，在它的第二个高潮里终于结出了《红楼梦》、《聊斋志异》这样硕大无朋的小说果实。它们至今仍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思想文化宝库中永恒的瑰宝。

试想如果没有《离骚》、《史记》、《红楼梦》，先前的中国人和当今的我们将会多么寂寞和孤独。所以文学永远是一个安慰人的心灵滋润精神的神圣事业，在社会物质生活高度发展的当代生活里，文学依然神圣。如果单就小说而言，无论是完全虚构无论是以写实为主，总是记录下来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广泛的社会生活的画面，包括那个特定的时代里人的思维方式，道德规矩，经济形态，生活理想，生活习俗，以及审美观念等等。

我很敬仰中国古代职业的业余的、有名的无名的小说家的创造活动，这种钦敬之情决不因今天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以及小说观念小说方法的进步和成熟而有丝毫的减弱或矫情，反倒因为对小说创作这种劳动的不断加深的理解和感受而愈加钦敬和崇拜。从作品的角度看古典作家，可以感知那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和作家的思维方式，审美心理的表现；从作家的角度看作品，它们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思想价值是给定了的，后来的读者有新的发现的权力，做种种阐释的权利，但却永远无法将它们所没有的东西再加补于它，那怕是明显缺憾，永远也不会改变。这大概就是文本化、形式化了的文学典籍的一大特征。

然而，文学典籍、古代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事件，它的独特的文本魅力，却像一切历史事件一样，会不断地对后代人产生强大的感召和启迪的力量。不单是后人要不断地研究历史、阐释古代文学的因由，也是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要通过那个时代时兴的艺术形式如戏曲、小说、绘画、音乐、电影、电视复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原因。古代小说更多取材于民间社会的民间传说，它们不啻在统治文化思想之空隙表现着那个时代人民的愿望和心理，鞭挞邪恶，伸张正义，而且表现了人类许多共同的话题，即如人性、人与人的关系、爱情、理想、人格意志、同情、善良等，所以它们所提供的故事和人物，更常常成为具有共同追求的后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原型。唐传奇，宋元话本与元杂剧，近现代昆剧、

京剧、秦腔等之与《水浒》，《三国演义》，乃至有“三国戏”、“水浒传戏”之说，都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当今各种改编风更是方兴未艾，小说、电影、电视自不待说，即是流行音乐也时有脱胎于历史故事和古典小说的。为了满足人类自觉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人总是向前看的，然而可能更有某种说不清的因由，向前走向前看的人有时忍不住要向后看，从历史典籍或历史故事中寻找更为合理的人类行为和情感模式。把历史题材热、改编热、寻根热简单化地看作是逃避现实背对现实，未必切合事情本身的实际。

三秦出版社《名家主笔古小说新编》这一套书，更是一个独具新意独具创造性的策划。由活跃于当代中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家，对经心挑选的古典短篇小说进行新编或者说再创作，将原先几千字甚至只有几百字的小说新编为几万字甚至十几万字，这其中的某种神秘感就足以使人掀卷探幽。对原来固定的故事和人物进行新的创作，无疑是一种有利的基础又是一种限定思维的框子，类似于戴着镣铐舞蹈的残酷，然而也是一种新鲜的撩拨作家情趣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古典作家与当代作家之间进行的以语言为子弹的“战争”。参加故事新编的作家们的思想气质，文学个性，艺术思维方式的差异，更增加了这场“战争”的丰富性和广阔性：擅长于编织故事情节的作家，将给一般来说比较单纯简练的古代小说增添多少曲折与坎坷；擅长于描写社会风俗画面的作家，将如何天衣无缝地置古代人物于一个更为鲜活的社会文化环境；擅长于人物内心刻划的作家，将赋予人们熟知的相对扁平的古小说人物以怎样活泼泼的心灵；擅长于揭示人生哲理生活哲理的作家，将从那些古代人物的沧桑之中开掘出怎样的新鲜的话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的才华的一次大展示，是跨越了几百年乃至千年时间和空间的一次思想观念和艺术思维方式的交汇与交流，确有文学贯穿古今的快乐与酣畅，当代作家与冥冥之中的古典作家的灵魂的关于艺术的对

讲。

透过这些新编的故事，我和读者肯定可以看见当代作家心灵和精神映照在那些古本上的灿烂之光。

1998.1.16

西安

目 录

序	陈忠实 (1)
任 氏	贾平凹 (1)
蝓蝓的悲喜剧	赵丽宏 (9)
姚公子	赵长天 (37)
并蒂荷花图	谢美生 (64)
无 双	汪 炎 (97)
金玉奴	左 泥 (135)
花叶上的露珠	沈嘉禄 (176)
家 衅	沈善增 (212)
仇大娘的故事	仇学宝 (252)
文若虚奇遇记	罗 洪 (275)
王娇鸾之死	冯积岐 (315)
巧点鸳鸯谱	于炳坤 (353)

贾平凹

任 氏

任氏是个女妖，与郑六在长安城里认识的。

郑六好酒色，但人丑陋，又贫困无家，托身于妻族，便终日跟从了妻表兄，叫韦崑的，喝三吆四，闲游瞎逛。一日，两人又约定去新昌里吃酒，走到宣平，郑六忽记起还有一桩别事，说要迟到一会儿，自个骑驴往南，在升平北门里遇着了任氏。任氏那天穿着白衣，款款在街上走，郑六猛地瞥见，一时惊艳，人驴都愣住不动了。想：天下还有这般美人！以为是在梦中，自己打自己脸，脸生疼，就哀叹自己贫而丑，只能守家中那个黄脸婆。恨恨骂道：美女人都叫狗×了！骂是骂了，却不忍掉过驴头，也忘了要办的事，策驴一会儿走到人家前边，一会儿又落在人家后边，欲要搭话，却又不敢。任氏并不作理会，裙长步碎，腰肢软闪，袄襟处掉下一条手帕，郑六急说：“哎，掉东西了！”任氏捡了手帕，拿眼看他，眼是会说话的，郑六胆就大了，说：“这么美的人儿，怎么步行呢？”任氏并不羞怯，却笑了说：“有驴的不让嘛！”郑六立即翻下驴背，说：“我这驴实在不配你骑的！你若肯，你坐了，我能跟在后边就高兴得很哩！”任氏说：“是吗？”郑六说：“是啊！”任氏也不扭捏，说：“那我真要坐了！”坐上去，郑六驴前驴后癫着跑。

郑六信着任氏走，一直走到城东乐游原，天色便黑下来，见着路旁有了一庭院落，虽土墙车门，里边室宇却华丽清洁。任氏就下了驴，说：“稍等一会儿”，自个先走进去。门屏间有一女仆，过来问郑六名姓，郑六告诉了，也问女人名姓，方知姓任，排行二十，郑六说：噢，任二十娘！过了一会儿，被引入室去，室里早已有人列烛置膳，热情招呼吃喝。酒过三杯，任氏更衣出来陪伴，两人相互敬酒，酣饮极欢。郑六先是心意急迫，额头出汗，手却索索直抖，口里也语无伦次起来。暗自骂自己没彩，待稳住神气，借低头去捡掉下桌的筷子时，趁机将椅子往任氏身边挪近，见任氏并未退让，伸手过去捏了一下她的腿，慌忙缩回。任氏笑笑，倒端了酒杯又敬他，郑六已耳脸彤红，接了酒杯，也接了女人身子，噘口就要吹灭灯盏。任氏说：“你啥不怕的，倒也怕灯？”郑六越发放肆，也不言语，抱了任氏在椅上解怀松带。任氏推拒，郑六已跪下说：“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美人儿……你救救我吧！”任氏看着郑六，擦了他口角涎水，扶起来，说：“这也是我命里所定……”郑六就抱起去了卧房。女人的妍姿美质，郑六从未见过，女人的歌笑态度，郑六从未经过，这一夜，郑六如狼如虎不能歇，如痴如醉又不敢信。

天明，任氏却催郑六早走，说是其兄在南衙任职，每日清晨要回来的。郑六不得已，又强支精神折腾了一番，还不忍走，任氏约了再会的日期，郑六方吻了女人从头到脚，又嗅了女人的衣衫鞋袜离去。

到了城门下，门还未开，城门外有家卖饼小店，店主正生火起炉，郑六一边坐于帘下等候城楼鼓响，一边与店主说话。

郑六说：“从这儿往东，那一大院落的是谁家呀？”

店主说：“哪里？那里一片荒地，没人家呀！”

郑六说：“我刚才还经过那里，怎么能没有？”

店主一脸疑惑，突然说：“噢，我知道了，这里有一个狐狸精，

常诱男人过夜的，已经有过几个遭了道儿，今日你也遇了？”

郑六登时羞赧，却说：“没”。但郑六终不肯信，天大亮后，偏返身回去看，果然只见土墙车门，里边却衰草败柳，是一片荒芜的园子。

灰杳杳回来，见了韦崙，韦崙指责郑六失约，郑六也不好实说，吱吱唔唔只是受着。想自己所遇美人原是妖狐，甚觉悔恨，发誓道：再不寻女人了，美女人都是狐狸精！但一见到老婆，黄脸焦发，又唠叨不已，不去想任氏，怎能不想？夜里与老婆上床，老婆噗地吹灭灯，他就想到那日之夜，闭了眼，幻想身下老婆是了任氏，老婆说：“你现在刚强哩！”郑六也不作答，事毕翻滚一边，眼睁睁着直到天亮。

每日清晨焚香，希望当天能见上任氏一面，但就是见不上，也去了那土墙车门处张望几回，仍无踪影。几乎心已经灰了，这日去西市买衣服，人多如蚁，正在人窝挤着，偶一回头，却见任氏在前边，急声呼叫。任氏才与一衣铺伙计论价，听到呼声，并未回头，竟裹入稠人之中就走。郑六哪里肯放过，掀倒了一排人，连呼前追，任氏是站住了，却背向，又以扇遮面，说：“你什么都知道了，还来寻我干什么？”郑六说：“知道是知道，但我不管！”任氏说：“你不管，我却羞愧了，你走吧。”郑六说：“我不走，我要看你哩！”任氏一时哽住，但仍不转身，也不扯扇。郑六转到她的正面，她又背过身去，如此周旋，郑六说：“我想你都要想死了，你就忍心抛弃我？”任氏说：“我哪里敢抛弃你的，只怕你见了要恶心我……”郑六心下一怔：莫非她脸面毁了？猛地扳过任氏身子，拨开扇面，任氏美艳如初，顿时情不能禁，下身有热东西滑出。任氏说：“我是妖人……你自己看不来，也怪不上我。”两人重归于好，出了西市，郑六见四下无人就搂抱了任氏，要求在一棵树背后寻欢，任氏拒不，却说：“像我这样的，被人所恶，我也明白人恶的并不为别的，就害怕伤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野

外慌慌张张的，能有什么乐趣，你若觉得我并不会害人，又要长久乐趣，你得有个住处，我愿一生伺奉你。”郑六欢天喜地。但郑六无家，与任氏往哪儿住呢？任氏说：“你往东，看见巷口有一高树的，那里有一处幽静房子，可以租住。前些日子，与你分手乘白马而东去的是不是你妻的表兄？”郑六说：“是的，你什么都知道。”任氏说：“他家生活用具多，可以借一些用嘛。”

郑六寻到有高树的巷子，果然有一处房子可租，就又去借用韦崙的家具，韦崙说：“你做什么用？”郑六说：“最近弄到一美女，已租了房，缺些日用家具。”韦崙笑了，说：“郑六呀，瞧你这模样能弄到什么美女？！”借给了帷帐榻席之具，却让家仆跟着去看看丑八怪。

家仆去了，不一会就气喘吁吁跑回来。韦崙问：“有没有女人？”又问：“是个什么恶心样？”家仆说：“这事日怪了，他竟能弄到那么样个大美人儿！”韦崙姻族广茂，又一贯风流，什么好女人没见过，当下就问有没有某某美？家仆说：“不是一个档次！”韦崙又问有没有某某美？家仆说：“不是一个档次！”如此比过四五个，都是韦崙见过的绝色，家仆都是“不是一个档次！”韦崙说：“难道有吴王六女之美？！”吴王之六女是韦崙的内妹，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家仆说：“吴王六女美不过她！”韦崙惊讶不已，遂洗了澡，换上新衣，要亲自去眼见为实。

韦崙去时，郑六恰好不在家，一仆正在扫庭院，一妇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鲜艳异常，韦崙问仆：那位可是郑六的新人？仆人说：“她哪里是？！”韦崙暗自叫道：这女人够美了，难道还有什么美人？就走进屋去周视，忽见有穿红衣者立于窗下，急近去，任氏已藏于窗扇之间，不得其面，只见其脚，精巧绝伦，便过去一把拉出光亮处来瞧，一时惊得目瞪口呆。韦崙是风流坯子，更是豪爽男人，见未能见到之美，爱之发狂，一下将任氏拥入怀中，口舌乱吻，手探入胸。任氏不从，百般挣扎，无奈韦崙力大，任氏

被扭得不能动，就说：“我就是服你，你也不能这样呀！”韦崱说：“那好”。但不用力，任氏却逃脱就跑。韦崱又追上搂紧，伸出舌来，任氏闭口不接，头扭转如轴，说：“你松开我，我依你。”松开又挣脱欲逃，衣带都撕断了。如此四回五回，韦崱就使了全身力气，终将任氏压上床去。任氏力气耗尽，汗湿了衣服，就不再拒抗，而神色突然大变。韦崱说：“我经过多少美人，倒没有你这样，我这么爱你，你就偏偏讨厌我吗？”任氏哽然长吁，说：“郑六可怜啊！”韦崱说：“他可怜什么？”任氏说：“郑六枉是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韦崱说：“难道我不如郑六吗？”任氏说：“你当然比他好，可你是富贵人家，人又英俊，什么美人没见过，而郑六穷贱，样子又丑，他见过的女人能满意的却唯独有我，你怎么以有余之心夺人之不足呢？如果你觉得他穷贱不能自立，穿你的衣，吃你的饭，为你所用，他的女人也应该听你的话，你要我干什么我便给你干什么！”韦崱听了，咽下口液，登时冷静，放脱了任氏，任氏偏也不逃，侧卧床头，韦崱就整理了自个衣衫，鞠躬而说：“我不敢了。”唤仆人取水洗脸。一派严正。

从此，三人归好，往来频繁，韦崱没有将强迫任氏的事告诉郑六，任氏也未说过韦崱坏话。三人相处日久，韦崱最为活跃风趣，对任氏百般殷勤，更口无禁忌，但再不有别想。任氏当然知道韦崱爱她，也从心里爱这男人，就说：“你这么对我好，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你！我有什么能耐，女人家就是个身子，但我想过了，我就是以身许你，一是我这陋质不足以回报厚意，二是你又不能负了郑六，欢悦难以惬意。如果你肯，我一定要给你物色一个好的女儿家！”韦崱自然是肯，当下作揖称谢。

有一鬻衣之妇叫张十五娘的，肌体凝洁，韦崱一直暗恋她。就问任氏认识不认识，任氏说：“那是我表妹，我可以让你们撮合。”一月后，韦崱心想事成。但又数月，生了厌意，任氏说：“绝好的女子一般不在市面上抛头露面，市人易找，但易得到的又难长久，

我愿再给你慢慢找更好的吧。”韦崧说：“昨日我去千福寺，刁将军张乐于殿堂，而其中有个吹笙的女子，年纪二八，双环垂耳，好得很，不知你认识不？”任氏说：“她呀，那是我内妹的女儿哩。”韦崧就求任氏，任氏一指头戳他额头，说：“你呀你……”日后还是去了刁家。

刁家的女儿恰好染疾，看过了多少郎中，医药无效，又请了巫婆在家攘治。自任氏去后，韦崧三日五日就来问情况，任氏只是劝告别急，直到一月，韦崧又问，就让韦崧出双缣行赂。韦崧极快送来了双缣，任氏将双缣便赂于巫，一番密议，巫婆对刁将军说女儿病要得好得换居住，最好为东边，若巷前有高树，其中房子幽静则更好。刁家人查访了正好是任氏处，刁将军就亲自来求任氏，任氏却托辞屋窄狭，有些不愿，刁将军夫妇连来求过三次，任氏方才应允。那女儿住过来后，果然病情好转，任氏就引韦崧来通之，竟经月乃孕。其母害怕，遂领女儿回去，也怨怪任氏经管不严，再与任氏不复往来。韦崧过意不去，往后任氏和郑六的一切生活费用就全包了。郑六也怪过任氏，不该老是拉牵自己的亲戚，弄到孤家寡人地步。任氏说：“我也知道这毕竟不好，但韦公子是何等人物，他要弄谁必会弄到手的，我只是报答他，使他得获顺利些罢了。况且，你也知道，我是妖人，我的亲戚都是妖人，这也无妨。”谁知郑六自此见着美人就作想是妖人，甚至提出让任氏也给他拉牵，任氏怒而责之：“你们作男人的这般德性？天下的美色并不都是妖人，妖人即是异物，异物也有人性，你哪里能识得出，又哪里能通变化之理？”说得郑六满脸羞愧，再不敢有非非之念。

但郑六毕竟贫，每日在家恨富人，恨自己，见了富人又热羨巴结。任氏说：“你能不能借到五六千钱？若能借到，我可以为你谋利。”郑六就借钱六千。任氏着他去市上，旦凡见到马股上有疵者便买。郑六果然买了。很遭妻昆弟一顿笑话。过几日，任氏又

着郑六去卖马，言说可得三万钱。郑六牵马去市，又果然有人愿出二万钱买，郑六不卖，至市尽，牵马返回，买者纠缠而随，已增价二万五千，郑六仍是“不给三万不卖。”昆弟得知聚而奚落，郑六才将马卖出，也觉奇怪，问买者为什么须要买这匹马？买者说，昭应县的御马疵股，死了三年了，但管养马的官吏并未及时除籍，官征其佐，计钱六万，而以一半数再买，就能获半数以上利，何况有马以充数，三年的养马费用又能私得，所以才这么一定要买的。郑六深感任氏精明，以卖马钱买了许多新鲜服饰给任氏。任氏有了新衣，愈发美艳，每着一次，郑六就要求叙欢，任氏接受了，不免也说：“你给我买衣，其实全是为了你哩！”

一年后，郑六经韦崱推荐，被授槐里府果毅尉。平日郑六与任氏昼游于外，但因有妻室而夜寝于内，恨不得专其夕，故将官上任，便要任氏同他一块去。任氏顺从惯了，这回却不愿，说：那么长的路程，人困马乏，同行也不见得有什么乐处，你留些粮钱，我过些日子一定再去。郑六不行，再三恳求，又请韦崱劝说，任氏作难良久，方说：“有巫者对我说，今年我不宜西行。”郑六就对韦崱说：“这么明智的人却听巫者说！”还是恳请。任氏说：“就是不信巫，我这一去死了，有什么好处？”郑六和韦崱说：“哪有这事？！”任氏只好同郑六上路。韦崱特意借她一马，又送到临皋，挥袂别去。

出城往西到马嵬，任氏乘马在前，郑六骑驴在后，女仆又在后，正行走着，草丛中忽有苍犬汪地扑出，郑六还未定神，便见任氏欻然坠地，竟变一狐向南急奔，而犬穷追不舍。郑六知任氏是妖人，但眼见幻变成狐，仍是惊骇丧魄，掉下驴背。爬起来见狐虽快，苍犬更快，危在旦夕，遂撵赶叫呼，而犬仍是不止。一直追出二里远，撵是撵上了，但狐已被犬咬死，雪样洁白的美狐，脖子断而连皮，血殷殷染红一片草地。郑六痛哭不已，双手掘坑将狐埋了，返回见马仍在路边吃草，衣服还在鞍上，履袜还在镫

内，如蝉脱一般，唯首饰在地。女仆也不知去向。

又一月后，郑六从槐里府回长安城，韦崱迎见，问任氏还好吧，郑六潸然泪下，说：“死了。”韦崱当下哭出声来，问患什么疾病死的？郑六说：“为犬所害。”韦崱说：“犬就是再厉害，怎么能害人？！”郑六说：“她不是人。”韦崱惊道：“不是人？是啥？！”郑六叙说本末，韦崱叹息不能已，第二日，特意同郑六往马嵬，发掘坟丘看之，又是长哭一场，说：“她是妖人，咱们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懂其情性，要说是苍犬害她，其实是你我二人害了她啊！”

此后，二人视万物有灵有性有情，再不敢妄动。

据《唐宋传奇·任氏》编创

赵丽宏

蚰蚰的悲喜剧

促织甚微细，
哀音何动人。
草根吟不稳，
床下夜相亲。
久客得无泪，
故妻难及晨。
悲丝与急管，
感激异天真。

——杜甫

促织，学名蟋蟀，北方人称蚰蚰儿。这三个名字，大约都是从它们发出的声音而得的，蚰蚰，是直接模仿它们的鸣叫。这些小秋虫，鸣叫时振动着两片透明的小翅子，发出的正是“蚰蚰”之声。蟋蟀，也许是它们在草丛中爬走蹦跳的声音。而促织，则间接一些，这些秋虫，都在夜晚鸣唱，其声悠扬悦耳，如琴如瑟，如歌如泣，音远益幽，动人心魄。其时，乡间女子正秉烛纺织，疲